

產業與社會—— 高雄煉油廠相關文獻解題

撰文／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洪紹洋

壹、前言

日治時期由日本海軍籌辦的第六燃料廠高雄廠區，為近現代臺灣石油煉製事業的基礎。1945 年二戰結束後，資源委員會接收海軍第六海軍燃料廠，將其整編進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高雄煉油廠從草創至今歷經七十餘年左右的光景，已於 2015 年 10 月底關廠；從經濟功能而論，過去該廠除煉製各項油品外，尚提供早期臺灣石化業上游所需之原料。

從能源史的角度觀之，電力與石油業均可視為戰後臺灣經濟的基幹部門。電力事業係作為民生與工業發展所需之動力；石油除作為為交通工具的燃料外，尚為石化業發展的源頭。近年來對能源史的研究以電力事業最為豐碩，¹ 但關於石油煉製事業所進行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

位於臺灣南端的高雄市，兼具工業、海港、軍事、移民城市等特質。從歷史的縱深回顧高雄煉油廠的發展，可說集上述特色於一身。透過對高雄煉油廠的了解，或能作為近代高雄發展特質的一個縮影。稍詳言之，高雄因做為日本國內與南洋的中繼點的區位與港灣優勢，故日本海軍規劃將南洋的原油運往高雄進行煉製而創設。戰後高雄煉油廠設立後，曾做為當時全中國最為重要的石油煉製中心，並將成品油銷往中國大陸。

在廠區的人員流動上，戰前與戰後初期工人多數由臺灣人擔任，但職員構成則充分顯現出移民城市的特質。戰前第六海軍燃料廠係為軍事單位，職員悉數由日本人擔任；戰後在日本人遣返後，由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籍職員填補所遺留之職缺。

產業史研究中除了對產業結構與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外，如何掌握相關史料成為不可迴避之問題。其次，包攝在產業史中的企業史，不僅要關注制度、生產、流通、技術和

1 迄今為止關於電力產業史相關的學術專書共有三本，分別為北波道子，《後發工業国の經濟發展と電力事業》（京都：晃洋書房，2004）、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湊照宏，《近代臺灣の電力産業——植民地工業化と資本市場》（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1）。

資金等層面，尚需進一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物進行考察，才得以對特定產業或事業體單位之營運進行全盤性的了解。本稿嘗試將跳脫傳統經濟史的生產與營運研究，主要對戰前、戰後高雄煉油廠的相關史料與相關回憶錄進行介紹，同時也就資料中具有討論價值的議題進行簡要討論。最後，希望以拋磚引玉的方式，以地域和社會經濟史的觀點提出高雄煉油廠與在地其他生產事業可能的研究途徑。

貳、高雄煉油廠的史料

若就組織性質進行理解，戰前海軍第六燃料廠高雄廠隸屬軍事型生產單位，欲探索興設的動機與原料供應，可從軍事史與臺灣經濟史的雙重觀點分析。戰後第六燃料廠改組為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則可從企業史的角度對其營運進行剖析。以下，將先就筆者過去數年所掌握的高雄煉油廠相關資料進行簡要介紹，並擇取值得研究之議題加以說明。

一、海軍第六燃料廠時期

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報紙和出版品等各類文書資料，並不易掌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臺相關的軍事資料。關於戰前海軍第六燃料廠的相關資料，以《第六海軍燃料廠史》與《日本海軍燃料史（上）（下）》兩樣最具參考價值。這兩樣著作，是透過曾任職於第六海軍燃料廠或服務於海軍燃料廠等相關人士編纂。

首先，1986年由曾任職於第六海軍燃料廠的高橋武弘出版的《第六海軍燃料廠史》一書，不僅提供第六海軍燃料廠的建廠資訊、營運過程、人員名錄等訊息，還收錄曾服務於該廠的日本籍員工撰寫的回憶文。²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臺灣由兩名分別從中國石油公司與臺灣電力公司退休的員工林身振與林炳炎策劃，委託黃萬相先生翻譯全文，再加入部分研究成果後編成《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臺灣石油／石化工業發展基礎》，於2013年由高雄春暉出版社發行。

2 第六海軍燃料廠史編輯委員會編，《第六海軍燃料廠史》（東京：高橋武弘，1986）。



《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臺灣石油／石化工業發展基礎》分成前部、後部兩部分。前部主要由兩位前輩以素人歷史研究者的姿態，對海軍第六燃料廠的起源與戰後接收提出獨到的見解。過去兩位前輩曾對第六海軍燃料廠的相關論述發表於個人部落格，³ 經由此書出版的機會重新匯集成篇。值得注意的是，篇章中提及 1990 年代林炳炎先生過去對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進行研究，在前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調查時即注意到記載第六燃料廠的《六燃情報》。⁴ 伴隨數位化的進展，目前該筆資料已能在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網頁的數位化系統中閱覽。⁵ 至於下篇部分，則為《第六海軍燃料廠史》的中文譯著。

實際上，國立公文書館所藏《六燃情報》的資料僅限於 1945 年 7 月，除記載當時廠區受到戰火波及的破壞狀況下，仍羅列當月的產出與工廠疏散之過程。⁶ 在官方文書資料有限，又欲了解第六燃料廠的設置與運作下，仍須仰賴其他相關資料。由燃料懇談會編纂與出版之《日本海軍燃料史（上）（下）》兩冊，為 1972 年由燃料懇談會出版，上冊主要記載戰前日本海軍的燃料政策外，尚對日本海軍所屬的燃料廠的興設與營運進行介紹，下冊則是集結曾服務於各燃料廠員工的追憶文。⁷ 雖言此一資料關於第六海軍燃料廠的著墨並不多，但能透過資料的閱讀釐清戰前日本海軍的燃料政策之全貌。

過去對於戰前臺灣的生產部門的討論，一般人的理解會認為是動員財閥資本所創辦。實際上，戰前日本陸軍與海軍均設有燃料廠，提供自身所需的燃料。從軍事史或臺灣經濟史的觀點剖析第六海軍燃料廠的興設，能夠看到戰時臺灣的物資動員與基礎人材培育兩部分。

眾所皆知，二戰時期日本如何在資源與人力有限下進行戰時動員，為研究日本經濟史與殖民地經濟史的重要議題之一。在日本方面，原朗與山崎志郎教授的研究團隊，曾

3 林身振先生網頁：<http://scl-chiche.blogspot.tw/>（知音樂園）。林炳炎先生網頁：<http://pylin.kaishao.idv.tw/>（北投埔林炳炎）。

4 林身振、林炳炎編，黃萬相譯，《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臺灣石油／石化工業發展基礎》（高雄：春暉，2013），頁 9-10。

5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資料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網址：<http://www.jacar.go.jp/>。

6 《六燃情報》（1945 年 7 月），編號：A03032250800，原件藏於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網站。

7 燃料懇談會編，《日本海軍燃料史（上）（下）》（東京：燃料懇談會，1972）。

針對戰時動員進行諸多詳細的實證探討。⁸ 透過《第六海軍燃料廠史》資料，顯現出位於臺灣的第六海軍燃料廠在興建過程中，如何運用日本國內第二海軍燃料廠的藍圖為基礎，並動員投入臺灣既有人力與物力，且充分運用當時臺灣與中國大陸等地的閒置設備作為建廠資材。關於此一部分，本人過去對 1942 年底成立的臺灣鐵工業統制會的戰時動員進行研究時，曾以第六海軍燃料廠為例提供說明。第六燃料廠籌建所耗費資材和第二燃料廠的裝置相較，鋼鐵資材約節省 25%，油槽所需的鐵材約省了 30%，充分顯現出戰爭後期臺灣物資欠缺的現象。⁹

過去對戰前臺灣技術人材養成的討論，大多侷限對臺北工業學校、¹⁰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¹¹ 等學制內實施的實業教育，較少對生產事業設立的教習所與等學制外培育基礎勞動者進行研究。大致上，戰時較具規模的生產機關，如高雄的臺灣鐵工所與基隆的臺灣船渠株式會社即設有教習所培育生產現場之人員，培育推動戰時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者。¹² 近年來日本經濟史學界開始對戰後日本如何運用戰時的研發技術與訓練出的人材為基礎，對戰後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帶來貢獻。¹³

回顧第六海軍燃料廠在創設初期，曾招募臺灣人前往日本國內的海軍第二與第三燃料廠受訓，迄結業後再返回臺灣的燃料廠服務。筆者認為，曾接受生產事業基礎工業教育的臺灣人技術者，對戰後廠區重建應帶有重要之貢獻；但此部分除需透過文獻資料解讀外，尚有諸多曾發生在現場的事實仍須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還原。

另外，在《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臺灣石油／石化工業發展基礎》上篇，曾介紹曾任臺塑公司副總經理的王金樹先生戰前畢業於臺北市州立臺北商工專修學校機械科，1943 年在第六海軍燃料廠招募前往日本進修的考試獲得錄取後，前往日本國內的海軍燃

8 原朗編，《日本の戰時經濟——計画と市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原朗、山崎志郎編，《戰時日本の經濟 再編成》（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6）。

9 洪紹洋，〈戰時體制下臺灣機械工業的發展與限制〉，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 31-56。

10 鄭麗玲，《臺灣第一所工業學校——從臺北工業學校到臺北工專（1912-1968）》（臺北：稻鄉，2012）。

11 高淑媛，《頭冷胸寬腳敏——成大早期畢業生與臺灣工業化》（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1）。

12 洪紹洋，〈戰時體制下臺灣機械工業的發展與限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 31-56。

13 關於此一部分的討論，可參見沢井実，《近代日本の研究開発体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2）。

料廠受訓。¹⁴ 經由此一資訊可知，戰時培育的技術人材於戰後轉入相關實業界發展，而這些曾接受戰時基礎訓練的技術者是否在戰後發揮技術外溢的效果，值得蒐集更多的事例進行實證性的探討。

二、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時期

1946 年 6 月 1 日資源委員會在上海成立的中國石油公司（以下簡稱中油公司），負責經營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石油事業。稍詳言之，公司組織除合併戰前資源委員會下的甘肅油礦局與四川油礦探勘處外，再加上日本人在臺灣與東北所經營的石油事業。¹⁵ 綜觀中油公司成立初期，位於中國大陸的組織主要為甘青分公司、東北煉油廠、四川油礦探勘處；臺灣部分則有高雄煉油廠、臺灣油礦探勘處、臺灣營業處，至 1948 年又增設嘉義溶劑廠與新竹研究所。¹⁶ 但隨著國共內戰後期政府逐漸敗退，1949 年 10 月中油公司結束在中國大陸的經營據點，轉而將總公司遷移至臺北。¹⁷ 基於上述的說明，即能理解中國石油

公司所囊括的資料包含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各事業機構。

目前早期中油公司與高雄煉油廠相關的檔案，分別收藏於位於臺北的國史館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經由檔案的耙梳，得以尋獲眾多高雄煉油廠的相關資料。又，中油公司發行的公司史、廠史和回憶錄等各類出版品，不僅能夠了解



圖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
- 14 林身振、林炳炎編，黃萬相譯，《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臺灣石油 / 石化工業發展基礎》（高雄：春暉，2013），頁 11-16。
- 15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頁 398-399、404-405。中國石油公司編，《三十五年來之中國石油公司》（臺北：中國石油公司，1981），頁 1。
- 16 《中國石油公司：組織、成立、結束》，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12-551（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程玉鳳、程玉鳳，《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下冊）》（臺北：國史館，1984），頁 495-507。
- 17 中國石油公司慶祝 40 週年紀念專集出版委員會，《四十年來之中國石油公司》（臺北：中國石油公司，1986），頁 873。

高雄煉油廠的組織沿革，更包含早期員工的生活記敘。

（一）資源委員會與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

戰後初期第六海軍燃料廠由政府接收後，併入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因中油公司的主管單位先後為資源委員會與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故能從公司的主管機關檔案中耙梳高雄煉油廠相關的生產、人事、原料和土地等一次性資料。

關於資源委員會所藏中國石油公司檔案的存放，受限於兩岸分治的時空背景下，分別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與國史館兩處。就檔案型態而言，中央研究院所藏資料較為完整，以各處室與事業體為主體分類。國史館所藏的資源委員會檔案雖以資源委員會本部資料為主，但整編上較為零散。就使用上而言，中央研究院所藏資源委員會檔案已掃描完成，可經由檢索系統在家查詢與閱覽；國史館所藏除圖表與地圖需調閱原件外，其餘掃描完成之檔案可前往該館查閱。另一方面，由中央研究院所藏之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是 1952 年資源委員會裁撤所接續的單位產生之文書。關於高雄煉油廠部分，涵蓋戰後的原油購買與 1950 年代透過貸款進行設備更新等資料。

透過這兩批檔案的解讀，將能對 1970 年代以前高雄煉油廠的營運方針與重大事件進行全盤性的了解。石油煉製事業在產出層面上，最為重要之因素包含原料取得與提升產品品質。戰後高雄煉油廠最初煉製的石油品質並不高，故廠方積極研製品質較高的油品。若要對當時石油質量予以區分，可從油品中所含的辛烷值作為指標。一般而言，高級汽油所含辛烷值要在 70 以上，航空汽油要 100。最初高雄煉油廠煉製的成品油之辛烷值僅達 60，1950 年 5 月 4 日時任廠長的賓質夫與化驗室主任俞慶仁針對品質較高的 80 號汽油進行研製時發生爆炸，導致兩位中高階主管殉職的工安意外。¹⁸

過去在中油公司出版品與相關口述歷史均曾提及此一事件，並定位為臺灣石油業高階人材的損失。倘若從兩位殉職人員的生命史觀點出發，回顧其在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等地之參與相關事業的經歷經行回顧，並對事發前高雄煉油廠的營運背景進行交代，更能顯現出兩名人員在戰後臺灣石油煉製起步所扮演的角色。有鑒於此，本部分將綜合

18 陸寶千訪問、黃銘明紀錄，《金開英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 135。

回憶錄與檔案文書中由金開英先生為其撰寫的生平記略，對油廠製品開發、人物與事故發生的緣由進行說明。

大致上，資源委員會是否曾接受大學教育作為人事聘用與敘薪的重要指標。¹⁹戰後資源委員會接收臺灣各生產事業時，所聘用來自中國大陸之技術與管理人員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同樣地，賓氏與俞氏兩位殉職者均曾接受中國的高等教育，前者並曾赴美留學深造。

首先，時任高雄煉油廠廠長的賓質夫（1910-1950）在 1932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化學系後，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沁園燃料研究室擔任研究員。綜觀賓氏在該單位的進行的研究工作有三，其一是針對煤礦進行分析，其二是進行煤礦低溫蒸餾，其三則是試驗從植物油中提煉輕油。一般而論，將實驗室中的研究項目應用於實際生產可說具有相當落差，且要考量到市場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賓氏在任職期間與同事蕭之謙從植物油提煉輕油的共同研究成果，爾後在中日戰爭時因進口油品日漸困難下，被應用在重慶動力油料廠的生產。²⁰

1937 年賓質夫獲得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獎學金出國深造，並於 1940 年獲得燃料工程博士。畢業時正逢甘肅油礦局成立，原本與過去同僚蕭之謙共同在美國購買廠房所需相關設備。但因蕭氏在美病逝，該工作由賓氏獨力完成。嗣後，1941 年賓氏進入 Aurora 煉油廠實習，再轉往美國崙麥司公司（Lumus Co.）擔任設計工程師。1945 年戰爭結束後返國，1946 年 5 月 1 日中國石油公司成立即擔任高雄煉油廠廠長，除負責廠區復舊與油品研製外，尚生產建設工程時所需的柏油與柏油板。²¹

其次，擔任化驗室主任的俞慶仁（1911-1950）於 1936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工系後，曾服務於五洲、信誼兩間藥廠之研究室，對消治龍與新惜花散等藥品製程有所貢獻。之後俞氏自行在上海興設葡萄糖工廠，但因不敵舶來品而傾銷歇業後，1947 年 6 月後轉任高雄煉油廠擔任化驗室主任。若就煉油廠化驗室功能上而論，原本僅需進行油料品質試

19 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頁 304-306。

20 金開英，〈賓質夫先生生平〉，《追悼賓質夫、俞慶仁》，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02-013-9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21 金開英，〈賓質夫先生生平〉，《追悼賓質夫、俞慶仁》，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02-013-9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驗，但俞氏又另外進行膠塑體、油漆、人造膠體之三夾板等產品之研製。²²

實際上，此一工安意外的主因，係為賓質夫協同俞慶仁在實驗室自行吹製所需的玻璃儀器所造成。出身化學的賓質夫能夠掌握儀器製造的技能，在於過去其任職於地質調查所期間曾前往協和醫院向外國人技師習得。²³戰後高雄煉油廠在儀器缺乏的背景下，原本以本身特有的技術自行生產解決的方式，最終卻造成高雄煉油廠復廠初期的重大意外。

另一個值得提問之處，是中日戰爭時期均於美國留學與任職的賓質夫，為何戰後能夠直接被指派為高雄煉油廠廠長，而非從國民政府統治區挑選資深員工擔任？再者，為何高雄煉油廠研究室主任亦聘請來自業界的俞慶仁？關於此一提問，或可從 1945 年兩岸石油煉製事業發展的差異性理解。當時臺灣石油煉製業雖仍處於起步階段，但仍相較於資源委員會在中國大陸據點先進。在資源委員會未必具備熟稔相關技術。在此前提下，具備美國煉油廠工作經驗的賓質夫固然有機會被派任至高雄煉油廠籌設復工。又，賓氏任職於沁園研究所的主管即為金開英，在具備相當認識的前提下，或成為戰後指派擔任高雄煉油廠的原因。²⁴至於俞慶仁轉職高雄煉油廠的事例，亦存在兩個可能的理由：第一，關於資源委員會的戰後接收，是在人力不足的情形下進行，故存在向民間企業求才的急迫性；第二，1949 年以前中國的化學工業多集中在民間部門，這些化學事業需面臨舶來品的競爭下，曾投入相當的人力進行產品研發。²⁵基於上述的原因，使得賓質夫願意借重俞慶仁的實驗室研究經驗，針對高雄煉油廠的製品進行研發與改良。

（二）中國石油公司出版品、回憶錄與口述訪談紀錄

除了政府所藏的官方檔案外，如表 1 所示，中國石油公司本身在歷年亦出版公司史、廠史和員工回憶錄文集等。在與高雄煉油廠的相關資料中，以該廠自行出版的《廠史》一書最為重要；該書除了對場內組織沿革、調整與設備演進等提供說明外，還介紹廠內的「產業黨部」組織。

22 金開英，〈俞慶仁先生生平〉，《追悼賓質夫、俞慶仁》，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02-013-9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23 金開英，〈賓質夫先生生平〉，《追悼賓質夫、俞慶仁》，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02-013-9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24 陸寶千訪問、黃銘明紀錄，《金開英先生訪問記錄》，頁 30、119。金開英，〈賓質夫先生生平〉，《追悼賓質夫、俞慶仁》，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02-013-9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25 陳啟文，《中國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49）》（北京：化學工業，2006），頁 51-84。

表 1 與高雄煉油廠相關之出版品

高雄煉油廠編，《廠史》（高雄：高雄煉油廠，1981）。
石油人編輯委員會，《石油人第一輯：石油河畔》（臺北：石油人出版委員會，1965）。
石油人編輯委員會，《石油人第二輯：筆路集》（臺北：石油人出版委員會，1967）。
慶祝中國石油公司成立廿五週年紀念編輯委員會編，《石油人史話》（臺北：中國石油公司，1971）。
中油人回憶文集編輯委員會，《中油人回憶文集（一）》（臺北：中華民國石油事業退休人員協會，2004）。
中油人回憶文集編輯委員會，《中油人回憶文集（二）》（臺北：中華民國石油事業退休人員協會，2006）。
中油人回憶文集編輯委員會，《中油人回憶文集（三）上、下》（共兩冊）（臺北：中華民國石油事業退休人員協會，2006）。
金開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編委會，《金開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臺北：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學會，2001）。
靳叔彥，《油人生活筆記》（臺北：自行出版，1983）。
陸寶千訪問、黃銘明紀錄，《金開英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程玉鳳訪問整理、張美鈺紀錄，《縱橫臺灣石油工業半世紀——胡新南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5）。
李達海口述、鄧潔華整理，《石油一生——李達海回憶錄》（臺北：天下文化，1995）。



圖 2 高雄煉油廠《廠史》

過去在中國國民黨在一黨專政時期，公營事業體多設有產業黨部；但迄今從政治史或對國民黨在臺統治構造的相關研究，均未涉及產業黨部的討論。²⁶ 在《廠史》資料中，有相當篇幅針對稱為「員工關係分會」的產業組織進行討論。大致上，最初產業黨部是以「勵進」的名稱出現，番號全名為「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工礦黨部第一六一黨部」，並以「勵進出版社」作為區黨部對外的名義。²⁷

最初高雄煉油廠為中心最初轄有三個區黨部，第一、二區設於廠內，第三區設在苓雅寮。值得注意的是，1961 年高雄煉油廠收納大批退除役轉業人員就業，因來自軍方的

26 松田康博，《台灣における——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

27 高雄煉油廠編，《廠史》（高雄：高雄煉油廠，1981），頁 471。

員工去在服役期間即與黨務有所接觸，使得煉油廠黨務規模急速拓展。²⁸

值得注意的是，1971 年高雄煉油廠下屬產業黨部從原先的體制外改稱「員工關係委員會」，成為廠內編制的正式單位。又，為因應此一組織的調整，原先負責區黨部營運的書記改稱為執行秘書。²⁹

綜觀員工關係委員會的功能，除了解決勞資糾紛與推動各項福利活動外，尚對員工進行各項考核。此外，委員會在中央與地方民意代表選舉時均動員社區力量協助黨籍候選人，還輔導廠內員工投入地方公職選舉。其次，該組織每個月均出版具有黨性色彩的《勵進月刊》，不時就政府政策與中共暴行進行宣導。³⁰

本稿認為，早期產業黨部固然對員工福利與生計有所關切，功能還帶有部分工會的角色；另外，產業黨部對當時人事考核與思想管控所發揮的影響，過去公營事業史或威權統治史的相關研究，尚未涉及此一範疇的討論。

早期產業黨部固然兼顧員工福利與生計，但仍發揮威權體制下的支配色彩。產業黨部同時具有工會與人事考核的功能，在扮演協調勞資關係的仲介的同時，是否可能一併弱化部分勞方的發言權，值得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再者，過去對中國國民黨選舉動員的理解，多集中在稱之為鐵票區的眷村部分；究竟在威權統治時期，產業黨部是如何執行黨意與參與選舉動員？透過上述的資料，或許能夠提供研究者參考，未來對產業黨部的運作進行更深入的剖析。

另一方面，中國石油公司的員工在 1960 年代與 2000 年以後相繼出版數冊員工回憶錄。首先，1960 年代由石油人編輯委員會所出版《石油人第一輯：石油河畔》和《石油人第二輯：筆路集》兩冊，全數由包含高雄煉油廠在內的中國石油公司的外省籍員工撰寫。內容多包含過去在中國大陸參與石油探勘與煉製事業、戰後各地接



圖 3 中國石油公司的員工回憶錄：《石油人第一輯：石油河畔》（圖左）、《石油人第二輯：筆路集》（圖右）

28 高雄煉油廠編，《廠史》，頁 471。

29 同上註。

30 高雄煉油廠編，《廠史》，頁 471-472、476-478。

收與復員的經歷、戰後來臺參與石油事業等心路歷程。2000年後由中華民國石油事業退休人員協會陸續出版的三輯回憶錄內容，則收錄不少戰後陸續進入中國石油公司的臺灣籍員工的紀錄，與早期充滿移民色彩的回憶文集有所區隔。又，2001年金開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編委會編纂的《金開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中，尚收錄1949年未前來臺灣的中國石油公司員工的追憶文。

透過這些回憶錄文稿，除了能凸顯出作為移民者技術人員的來臺前工作經歷與思鄉情愁外，尚能從中國近代史的觀點，了解戰後轉換期如何以過去玉門關油田的員工為基礎，前往臺灣和中國東北兩地，對過去的日本領有區域進行接收。從臺灣史的角度來看，這批資料能從外省籍員工派往臺灣參與接收的生活敘述中，反映出戰後臺灣與中國大陸發展的差異性。至於關於高雄煉油廠的記載，在《石油人第一輯：石油河畔》中，出版時擔任高雄煉油廠主任工程師的李達海，詳細闡述接收高雄煉油廠時與日本籍和臺灣籍員工的互動，以及當時的見聞等。戰後初期臺灣在轉換期的生產事業體中，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人、在地的臺灣員工、新來的外省職員間的人際互動與個人觀感，是無法從檔案中了解的。³¹

從回憶文稿中能顯現出近代中國石油人如何在1945年以前因參與石油事業與戰事影響在中國大陸間移居，戰後因接收或兩岸分治的背景下來到臺灣的高雄煉油廠，且有部分員工自1950年代後期轉赴海外高就，或在退休後移居國外。在此脈絡下，可知悉臺灣僅為部分石油人經歷中的一站。

最後，早期任職於中國石油公司的資深員工金開英（1902-1999）、胡新南（1914-）、李達海（1919-1995）等三名均有口述歷史與個人傳記的出版。就三人之輩份而論，金開英相較其他二人資深，1945年擔任經濟部臺灣區特派員辦公室石油事業接管委員會主任監理委員，1946年中油公司成立時金開英擔任協理兼材料處長。其中，當時金開英負責公司的煉製事業，故與高雄煉油廠有著較為密切的往來。1949年中油公司撤退來臺後，金開英升任總經理，1952年又兼任國營事業司司長。³²

另外，胡新南與李達海兩員為負責接收高雄煉油廠的職員，並均在高雄煉油廠體系內逐步升遷至廠長後，再接任中油公司董事長。但或許因胡新南資歷較深的原因，升任速度較李達海快。後來胡新南主要仍任職於中油公司與中油公司轉投資中美和公司董事長。李達海則在就任中油公司董事長後升任經濟部部長，走向經濟官僚的仕途。

31 石油人編輯委員會，《石油人第一輯：石油河畔》（臺北：石油人出版委員會，1965），頁25-29。

32 陸寶千訪問、黃銘明紀錄，《金開英先生訪問記錄》，頁107、119、167。

過去對戰後史所討論的經濟官僚，多以掌理全國決策的尹仲容和李國鼎等人為主，較少關注事業體中的技術主管人員。實際上，透過各階層回憶錄與口述訪談等資料，能夠窺見早期臺灣石油煉製業技術者集團的發展。臺灣在推動石化業發展的初期或許因技術人員欠缺，以及石化業上中游係由國家資本經營，為數不少最初曾服務於中油公司的中高階技術人員轉任石化業轉投資事業或轉任民營事業，此點亦能透過回憶錄的內容作為佐證。

參、工業城市的比較幾個可能的研究面向： 工業與移民

經由上述的資料介紹，得以理解高雄煉油廠的資料相當豐碩。本稿認為，高雄煉油廠除了從生產與經營面向的經濟史研究出發外，尚可從工業城市中不同群體間的社會經濟型態進行討論。

首先，戰前第六海軍燃料廠的職員幾乎全數由日本人擔任，戰後高雄煉油廠成立後，多數職務幾乎全數由外省人擔任。早期高雄煉油廠是以移民社會為主體的職員結構，與同樣位於高雄，由廿六兵工廠人員為主體設立的高雄硫酸銨公司具有諸多相似點。但高雄硫酸銨公司並非戰前日本人創辦的事業，而是政府撤臺後將軍事體系的設備與人員轉為生產發展農業所需之硫酸銨產業。³³

固然上述公營事業在戰後數年間形成的移民工業聚落，伴隨數十年的時光流逝，諸多居民亦對當地的認同感逐漸增加。此外，1950年代以後亦有不少本省籍員工陸續進駐當地，使得這些公營宿舍聚落相較於軍方眷舍的色彩又更具多元的族群性。但迄今為止對於外省人的生活與居住研究取向多以眷村或同鄉會為出發，或可進一步從工業城市中的員工居住聚落進行剖析。³⁴就高雄煉油廠而言，鄰近的宿舍與油廠國小等周邊地域的生活空間、經濟活動，乃至政治動員，均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就長期而言，或能透過不同

33 黃俊夫撰文，檔案管理局編，《疏金歲月：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高雄硫酸銨股份有限公司——印記三》（臺北：檔案管理局，2009），頁67-68。

34 近年來亦有碩士論文以漁村、中產階級、公營事業宿舍區進行比較研究，以了解不同群體聚落間的地方認同，如：涂函君，〈高雄都會區世代的區域／地方認同之研究——以旗津區中洲地區、三民區河堤社區、楠梓區高雄煉油廠宿舍區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事業體聚落的持續研究，尋找出工業城市中位於事業體中的移民生活，或是與本地員工互動的地域社會史之特性。針對此點，過去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曾舉行座談會，邀集高雄煉油廠資深員工講述其從業與生活狀態，可說極具參考價值。³⁵ 另一方面，2014 年 7 月 29 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公告將戰前興建的第六燃料廠官舍為市定古蹟。³⁶ 對該宿舍群的歷史調查，與該地域曾居過的民眾史等記載，近年來已有多篇學位論文從建築專業和社區營造的角度開始進行探討，對於當地歷史之建立已獲得初步的研究結果。³⁷

其次，過去對產業史的研究中，多強調政府政策與技術人員的重要性，往往忽略基層勞工在生產單位運作所扮演的角色。高雄煉油廠歷經 70 年左右的營運，任職於油廠基層勞工在工廠運轉時如何與工程師互動，是如何協助生產製程的改良，以及勞工生活史等議題迄今尚未被研究者關注，均值得研究者進一步進行討論。

復次，後進國家在發展初期為追求經濟成長的果實，往往忽略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的重要性。原本高雄煉油總廠預計在 2015 年搬遷，但因存在新空間取得的問題下未能順利實施。再者，環繞高雄煉油事業出現的石油化學工業，在 2014 年出現的管線氣爆問題，充分凸顯出石油相關事業設施的妥善與否，深深威脅到民眾安全。眾所皆知，高雄地區作為臺灣石化業重要的生產據點之一，生產臺灣重要出口產品；雖言臺灣石化業的國際競爭力為臺灣經濟成長帶來諸多貢獻，但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外部性與風險亦由高雄居民共同承擔。本文認為，在當前臺灣北部得以享受到諸多經濟成長的果實與較多的財政挹注下，或能針對曾以高雄為中心的石油相關事業為出發，重新對戰後國家的經濟政策與地域治理等議題進行探討。

若對高雄工業發展的演變史加以回顧，高雄煉油廠的歷史是不容忽視的一環。高雄煉油廠的相關史料與相關回憶錄的陸續出版或公開，若加上對其餘高雄在地的工業部門進行考察，未來應有可能形成以工業為中心，並帶有移民與軍事色彩的高雄學研究論述。

35 楊秀雪整理，〈「高雄煉油廠發展與變遷」耆老座談會紀錄〉，《高雄文獻》，22（2），頁 113-141。

36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資料檢索日期：2015 年 3 月 24 日。網址：<http://heritage.khcc.gov.tw/Heritage.aspx?KeyID=38c16a91-26a0-4bb4-a186-f9d2b918875e>。

37 可參考張曉華，〈以文化景觀角度分析產業聚落之保存價值研究——以中油高雄煉油廠宏南員工宿舍區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許經緯，〈探討北高雄歷史工業聚落的發展歷程與時代挑戰——以臺灣中油高雄煉油廠員工宿舍區再發展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黃韻珊，〈社區空間之於居民意識之研究——以高雄煉油廠宿舍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陳春得，〈社區環境空間歷史變遷——以高雄煉油廠區員工宿舍為例〉（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